

## 《蒙古字韵》的 è 字母\*

麦耘

[提要] 《蒙古字韵》用八思巴字为元代汉语注音时,经常用到 è 字母。本文不采用传统的看法,而从统一的视角,梳理出其 5 种用法:①喉牙音中有韵图三、四等对立者,代表带 [+紧] 特征的四等介音 [j],有别于三等的 [i] 介音;②代表二等喉牙音开口字中与四等合流的介音,即 [j];③在三、四等不对立的地方,代表硬腭介音,涵括 [j] 和 [i];④表示后继元音有同化式音变,可理解为变得较“紧”;⑤表示清声母尤其是送气清声母(及 [h] 声母)较紧张的色彩。

[关键词] 八思巴字母 è 四等介音 二等喉牙音开口 元音同化 紧张性

### 一 引言

本文讨论八思巴字母  $\square$  (è) 在《蒙古字韵》中的表现。龙果夫 ([1959]2004:200) 说:“这个字母有两个不同的用法: a) 领音<sup>①</sup>的和 b) 非领音的。”作为领音,“[e] 是一个关 e 而 [è] 大概是一个倾向 ə 的 e”;非领音的 è,一是作牙喉音声母的非腭化音的标志<sup>②</sup>,二是与后继的 u 结合而为 ü,三是作介音 [i] (参见龙果夫 [1959]2004:201-202)。此后学界基本上是这个思路,只是对牙喉音是否腭化以及 è 是什么元音有不同意见(参见杨耐思 1986)。

一个字母代表“领音”和“非领音”这么悬殊的音,这令人感到迷惑。笔者想对这个问题作重新认识,希望能找到一条路,用一个统一的方式解释 è 在对译汉语时的作用。笔者曾作过某些尝试(麦耘 1995),本文准备再深入一步。

《蒙古字韵》卷首有八思巴字母与汉语的对照表,先排列八思巴字辅音字母与汉语传统“三十六字母”的对应,然后是 7 个字母。7 个字母如下<sup>③</sup>:

ᠠ[伊]i ᠤ[鄂]u ᠢ[翳]e ᠨ[污]o  $\square$ [也]è ᠠ[冈]ü ᠡ[耶<sub>轻呼</sub>]i

前四个是元音符号,盛照明《法书考》用零声母、无介音、单元音韵母的汉字来注<sup>④</sup>;最后两个是介音,盛氏用带介音的零声母字来注。这些都没问题。那么 è 呢?盛氏注为“也”。今见《蒙古字韵》中载有“也”字的那一部分残缺,不过八思巴字碑文里“也”字常见,标为 je (参看照那斯图、杨耐思 1987:149)。“也”字是带介音的零声母字,盛氏以之注 è,可

\* 感谢《民族语文》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。文中若有错漏,概由笔者负责。

① “领音”大致指韵腹元音。

② 这是受高本汉 ([1940]1995:29) “三等声母 j 化说”的影响。

③ 今用方括号附注元人盛照明《法书考》(1344) 的汉字注音,后列照那斯图、杨耐思 (1987) 的拉丁转写。盛氏为曲鲜 (在今新疆) 人,移居江西。

④ 《蒙古字韵》“伊”“翳”都注 ji,“鄂”“污”都注 `u。可见盛照明的方言与《蒙古字韵》有不同。

见跟“因、耶<sub>轻呼</sub>”注  $u$ 、 $i$  一样，用的也是“也”字的介音。

辅音字母里有  $U$ ，对应汉语的喻母，照那斯图、杨耐思（1987:8）转写为  $j$ 。依八思巴字的拼写规则， $j$  只出现于音节首（声母）和音节末（韵尾）位置，而  $è$  只出现于音节中间（介音）位置。也就是说， $j$  和  $è$  是互补关系。所以笔者认为，如果要为  $è$  设立一个作用，它应首先是表示硬腭介音，然后是这个介音所具有的某种特性，至少在为汉语注音时是如此。

如依此说， $è$  没有作韵腹元音的用法。依八思巴字的拼写规则，当音节中没有元音字母时，以零形式隐涵  $a$  元音，所以，一些带  $è$  的音节当补上  $a$ （麦耘 1995；郑张尚芳 1998）。

《蒙古字韵》有 15 个韵， $è$  出现于其中 11 个韵，取照那斯图、杨耐思（1987:150-158）的字头转写表来点数，它共见于 25 个韵母<sup>①</sup>、204 个音节。

## 二 牙喉音四等介音

《蒙古字韵》所保留的韵图三、四等对立包括：第一，所有零声母（包括古喻母、影母和大部分疑母），主要靠形式上的声母  $j$  表示四等<sup>②</sup>；第二，韵图中有重组的撮中牙喉音非零声母的开口和部分合口，其中四等的注音都带  $è$ ，三等则多不带  $è$ ；第三，支韵唇音的三、四等对立，以开合口区别（参麦耘 1995，2022b）。第一、三点与  $è$  无关，本节主要讨论第二点。

以下列出在非零声母中有对立的韵母。左侧数字是四等的韵母数（三等的  $-èon$  暂时不算）；数字后是《蒙古字韵》韵目，括注以撮为单位的中古来源，分舒声、入声及开合口；“~”符号前为三等，后为四等；四等例字凡有一处列两个的，前为《切韵》四等韵字，后为重组四等字；中括号内为四等音节数（由于三等可能空缺，故三、四等对立数或少于此）；入声字置大括号内，不过不另算音节数；方头括号内为例外。下同。

- 1 庚<sub>1</sub>（梗曾舒开）： $-ij$  京<sub>三</sub>~ $-èij$  经<sub>四</sub>[4]<sup>③</sup>
- 2 庚<sub>2</sub>（梗曾舒合）： $-uj$  兄<sub>三</sub><sup>④</sup>~ $-èuj$  肩<sub>四</sub>[5]<sup>⑤</sup>
- 3 支<sub>1</sub>（止蟹、梗曾臻入开）： $-i$  羈{戟}<sub>三</sub>~ $-èi$  鸡弃{激吉}<sub>四</sub>[5]
- 4 支<sub>2</sub>（止蟹、梗曾臻入合<sup>⑥</sup>）： $-ue$  逵{域}<sub>三</sub>~ $-èue$  闰规{圜橘}<sub>四</sub>[5]
- 5 真（臻舒开）： $-in$  巾<sub>三</sub>~ $-èin$  紧<sub>四</sub>[2]
- 6/7 先<sub>1</sub>（山舒开）： $-en$  鞬<sub>三</sub>~ $-èan/-èen$  坚遣/贤<sub>四</sub>[3]
- 8 先<sub>2</sub>（山舒合）： $-èon$  卷<sub>三</sub>~ $-uèan$  涓绢<sub>四</sub>[3]【例外： $kùèan$  权<sub>三</sub>[1]】
- 9 萧<sub>1</sub>（效，宕入）： $-ew$  骄{脚}<sub>三</sub>~ $-èaw$  骠翹<sub>四</sub>[5]
- 10 尤（流）： $-iw$  鳩<sub>三</sub>~ $-èiw$  糲<sub>四</sub>[2]

<sup>①</sup> 此处“韵母”指八思巴字拼写的韵母，其中有的在声母上互补，在音位上可以合并。下同。

<sup>②</sup> 两者一清一浊。麦耘（1995）说其实际音值都是  $[j]$ ，声调上一阴一阳。现在看来，更为合适的是把  $j$  理解为常态的  $[j]$ ，而  $j$  为带气声性的  $[j]$ （参看第六节所论声母清浊）。当然这也会影响声调。

<sup>③</sup> 此处包括“ $hèij$  形”，但它与其他  $-èij$  韵母字不排在一起。《蒙古字韵》的  $-èij$  韵母多对应《古今韵会举要》的“经”字母韵，而“形”等字于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另属“行”字母韵。此音节字在八思巴字碑文中除了标  $hèij$ ，又标  $hij$ （照那斯图、杨耐思 1987:163）。此问题当另作研究。

<sup>④</sup> 此韵母只有“兄”这一个音节，原标  $hèij$ ，但其前已另有“脞”音节标为  $hèij$ ，故必为原书有误。《古今韵会举要》“兄”亦自为一个字母韵。今从沈钟伟（2015:179）校改。

<sup>⑤</sup> 本韵母内有“雄熊”2 字为三等字，本当在东韵而阑入庚韵。今暂忽略之。见第五节。

<sup>⑥</sup> 臻入合在此限于四等，其三等“屈”等在鱼韵。见第五节。

11/12 覃 (咸舒): -em 检<sub>三</sub>~-èam/-èem 兼/嫌<sub>四</sub>[3]

13 麻<sub>1</sub> (山咸入开): -e{劫<sub>三</sub>}~-èa{结<sub>四</sub>}[4]

14 麻<sub>2</sub> (山入合): -ɤe{阙<sub>三</sub>}~-ɤèa{玦缺<sub>四</sub>}[4]

此处 -èan、-ɤèan、-èaw、-èam、-èa、-ɤèa, 字母 a 都为笔者添加, 照那斯图、杨耐思 (1987) 转写为 -èn、-ɤèn、-èw、-èm、-è、-ɤè。上述四等共 14 个韵母 (开口 10、合口 4)<sup>①</sup>、44 音节 (另三等同四等的例外 1 个)。有几点说明: 先<sub>2</sub>三、四等的对立转到了韵腹, 故三等介音可用 è 来写, 见第四节; 真正的例外是三等群母, 不过此处四等合口本无群母字, 所以这只是三等转四等, 而非三、四等合流, 更非三、四等相反; 还有一些例外来自晓母, 见第六节。

这些韵母也有零声母的三、四等对立, 如真韵: ʼin 殷<sub>三</sub>~jin 因 jin 寅<sub>四</sub>。比较 5 “真 (臻舒开)”, 可知确如前所述, 四等介音在非零声母后写作 è, 在零声母音节写作 j̄j̄。至于三等介音, 从汉语史看, 是一定存在的, 不过在八思巴字对音中就隐涵在元音 i 或 e 中。

杨耐思 (1986) 构拟三等介音为 [j̄], 四等介音为较松的 [j̄̃]。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。韵图的四等不但包含了《切韵》的四等韵, 还包含三等韵中的重组四等。研究重组的各家, 多认为重组三等介音相对较钝, 而重组四等介音较锐 (黄笑山 2012)。重组四等唇音在“汉越语” (越南汉字音) 里, 变成了舌齿音 (王力 1980)。朱晓农 (2004) 用语音上的 [pj̄] > [tj̄] 来解释, 也证实了重组四等带有紧的 (即锐的)、摩擦性的 [j̄] 介音。在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里, 重组四等与四等韵合流 (就是四等韵在《切韵》之后衍生 [j̄] 介音), 重组三等与无重组的三等韵合流, 奠定了韵图三、四等的基础, 至少在唇牙喉音是如此 (赵翠阳 2014:113-173)。麦耘 (2022a) 构拟《切韵》重组三等为 [ri] 介音, 重组四等为 [j̄] 介音; 韵图三等为 [i] 介音, 四等仍为 [j̄] 介音, 即韵图四等继承了《切韵》的重组四等。刘海阳 (2017) 发现, 山西等地一些方言 (主要是中原官话和晋语) 里, 牙喉音开口三等 (及四、二等的文读层) 与四等 (含重组四等)、二等白读层的声母是有区别的。如壶关树掌方言三等为 [c] 等, 四、二等为 [tɕ] 等; 洪洞三等是 [tɕ] 等, 四、二等是 [t] 等; 万荣三等是 [tɕ] 等, 四、二等是 [tʂ] 等。这些读音构成一条音变链: k > c > tɕ > tʂ。在壶关树掌, 四、二等从 [k] 等变了 [tɕ] 等, 三等作 [c] 等是稍落后一步; 洪洞和万荣三等进一步变成 [tɕ] 等, 把四、二等推向端组或知系。与《蒙古字韵》近似的是, 还涉及二等开口 (见下节)。四、二等先变 [tɕ] 等, 说明它们的介音比三等更紧、更具摩擦性, 为之构拟 [j̄] 是没问题的<sup>②</sup>。现暂为四等介音 [j̄] 立一个特征 [+紧]。

### 三 二等牙喉音与四等合流的介音

二等牙喉音开口字在《蒙古字韵》中带两种介音: 或 j̄, 或 è。许宝华、潘悟云 (1985) 考证中古二等带介音, 构拟为软腭的 [ū]; 郑张尚芳 (1987) 拟作同部位擦音 [ȳ]。到近代, 二等介音在牙喉音开口部分保存下来, 在其他声母后消失。现在依郑张尚芳 (1987), 把《蒙古字韵》的 j̄ 视为 [ȳ]<sup>③</sup>。盛熙明所言“轻呼”, 或许可以解释为比硬腭介音偏后<sup>④</sup>。

《蒙古字韵》带 j̄ 介音的有佳韵“-j̄aj̄ 佳{格}” (蟹舒, 梗入) 和覃韵“-j̄am 绒” (咸舒),

<sup>①</sup> 此数字对互补的 -èan/-èen、-èam/-èem 分开算。斜杠后的只有古匣母 (h-) 字 (此问题当另议)。

<sup>②</sup> 宋洪民、吴建伟 (2020) 支持杨耐思 (1986), 但在引用方言时没注意到这个材料。

<sup>③</sup> 麦耘 (1995) 曾拟为 j̄[i]。沈钟伟 (2015:209、217、228) 将二等牙喉音开口介音也写作 j̄。

<sup>④</sup> 盛氏没用二等字来注, 说明他的方言里可能已经没有这种音。

其余二等喉牙音开口为 è 介音，即同于四等。软腭 [ɣ] 向前略移，即为硬腭 [j]，即 i 变 è。二等喉牙音开口介音为 è 者如下（星号表音节数不在此统计，后 4 个韵母中的 a 为笔者添加）：

1' 庚<sub>1</sub>（梗舒<sup>①</sup>）：-èiŋ 庚[\*4]（其中 3 音节第二节已统计，1 音节见第六节）

15 阳<sub>1</sub>（江舒）：-èaŋ 江[\*4]（此项在第四节统计）

16 寒（山舒）：-èan 间[3]

17 萧<sub>3</sub>（效，江入）：-èaw 交{角}[4]

18 麻<sub>3</sub>（假，山咸入）：-èa 嘉{夹}[4]

“庚”等已经与四等合流（如：gèiŋ 庚=经，k'éiŋ 坑=轻），该韵母在第二节已谈及；“江”等与宕摄三等合流，第五节还要谈到。纯为二等来源的是后 3 个韵母、11 个音节。

这 3 个韵母其实是有些疑问的。首先，在拼法上，它们分别与上节的 6、9、13 完全相同，但又分开列；16 与 6 甚至一在寒韵、一在先韵，自然是不同音。不同音而拼法相同，总透着一点古怪<sup>②</sup>。其次，在《蒙古字韵》之外的八思巴字—汉字对音资料（碑刻、百家姓刊本）中，二等喉牙开口字带 è 介音固然常见，作 i 介音也不少，如：gjan 简、gjaw 教、gia 家，等等；也有《蒙古字韵》为 i 介音的字，这些资料作 è 介音的，如：hèaj 解<sup>③</sup>。所以照那斯图、杨耐思（1987:154、155、157）对这 3 个韵母，既作带 è 的转写，后面又附列带 i 的转写。

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今本《蒙古字韵》错了，是八思巴字 𐰇 è 和 𐰇 i 字形相似，造成了讹乱，并不是语音问题。沈钟伟（2015:209、217、228）就把上述 3 个韵母里的 𐰇 都校为 𐰇。不过，在庚韵的 -èiŋ 韵母里，二等与四等同音，亦即二等已变成四等，是确凿的。在现代部分官话、晋语方言（主要分布在山西）中，可见到古喉牙音开口三等与二四等有别的痕迹，二等则与四等合流（刘海阳 2017）。可推想《蒙古字韵》所反映的喉牙音开口三四等对立，且二等介音变同四等的现象，应有当时的实际语音基础。麦耘（2022a）认为，[ɣ] 与 [j] 都带摩擦性，是导致它们在《蒙古字韵》里合流的原因。第二种可能是二等喉牙音开口字在此音系中正处于从 [ɣ] 向 [j] 演化的当口，存在两读现象，或有一部分字有两读。如果是这样，就很合乎“词汇扩散”理论。我们现在暂时仍把这些字算到 è 类音节里。

#### 四 不分三、四等的硬腭介音

韵图的喉牙音三、四等，在《蒙古字韵》里有合流的：

19 真<sub>2</sub>（臻舒合）：-èun 君<sub>三</sub>=钧<sub>四</sub>[4]

第二节可见，臻摄入声合口三、四等是分开的，此处舒声则合一，是发展不平行。

此处合流后的硬腭介音是 [i] 还是 [j]，除了写作 è 这一点外，没有其他特别硬的证据。

韵图有一些摄本就没有唇喉牙音三等 [i] 和四等 [j] 两种介音的对立，而舌齿音就在任何一摄都不会有这种对立。[i] 与 [j] 本来是两个不同的音位。不过一方面，八思巴字没有设计专门的字母来记录汉语的 [i] 介音，上文第二节所列的三等字中，[i] 介音不是与 i 元音融为一

① 梗摄入声“格”等则与蟹摄“佳”等一起为 i 介音，是阳声韵与入声韵发展不平行。

② 不过，八思巴字设计不够完备，不同音而拼法相同确是有的，如“荒”和“方”同写作 huaŋ 之类。

③ 可参看罗常培、蔡美彪（2004:225-262）之第四篇（不过其中有一些错漏）。其实《蒙古字韵》本身也有此类：“佳”字在正文注为 gjaŋ，作为韵目字却注 gèai。

体，就是隐括在 e 元音字母中；另一方面，尽管不同的声母可能会配合不同的硬腭介音<sup>①</sup>，但由于不存在对立，对记音人来说，是 [i] 还是 [j] 就不重要了，或者说，发生“音位中和”了。

所以，在非喉牙音声母中，八思巴字只用一种方式来标示硬腭介音，无论可能是 [i] 或 [j]。如支韵：di 低、bi 比、dzi 挤、dži 知、li 离。表面看它们的韵母同于喉牙音三等“gi 机”，而与四等“gèi 鸡”不同。但按麦耘（1995）的观点，只有“知、离”的韵母与三等相同，而“低、比、挤”的韵母应与四等相同；它们之所以都标作 i，是由于这些声母中不存在 i 与 èi 的对立。或者说，在这些声母后标 i 或标 èi 是无可无不可的，都写作 i 就是简单处理而已。余可类推。在无三四等对立的摄中，è 更是统一用来表示硬腭介音。如阳韵（a 亦笔者所添）：

15' 阳<sub>1</sub>（宕舒开）：-èaŋ 强江将香央良[13]<sup>②</sup>

20 阳<sub>2</sub>（宕舒合）：-ùèaŋ 况[1]

这些音节，声母上有牙喉音（主要是三等字，阳<sub>1</sub>也包括江摄二等喉牙音字，见第三节）、精组声母和来母，所拼合的介音是 [i] 或 [j]，还是有一些是 [i]、另一些是 [j]，很难一一确定<sup>③</sup>，要确定意义也不是很大，因为没有对立。又：

21 先<sub>3</sub>（山舒合）：-èon 卷挛[3]

此音节在第二节出现过，但只是作为四等 -ùèan 的对立物。其对立既已转移到韵腹，则介音也是中和了，所以 -èon 中的 è 也只是无差别地表示硬腭介音，并不指定 [+紧] 特征<sup>④</sup>。

## 五 后继元音变化

与阳<sub>1</sub> -èaŋ 韵母相对应的零声母四等字是：jaŋ 阳。这是前面谈及的 è 与 j 对应的模式。

然而在东韵 -èuŋ，零声母四等字作：jèuŋ 紫<sup>影四</sup>，jèuŋ 融<sup>喻四</sup>。既已有了 j 或 j̄，为什么还会用到 è？为什么不写作 juŋ 和 j̄uŋ？可见 è 还有另外的作用。同样的情况还有鱼韵和真韵，与 -èu、-èun 韵母对应的四等，在前者是 jèu 余<sup>喻四</sup>，在后者是 jèun 匀<sup>喻四</sup>，没有 ju 和 jun 的形式。

这里的 è 应是表示 u 与 [j] 相结合，读音近于 [y] 或 [ɥ]，可以算是一种同化。这也是龙果夫（[1959]2004:202）的假设之一。这种情况包括以下 4 个韵母（除庚<sub>2</sub>外是 48 音节）：

22 东（通舒）：-èuŋ 弓穷虫从胸融隆戎[16]（牙喉音）

2' 庚<sub>2</sub>（梗舒合）：-èuŋ 倾雄琼[\*5]<sup>⑤</sup>（音节数第二节已统计）

23 鱼（遇，通臻入合）：-èu 居除徐书虚余驴如{屈术促熟旭育律肉}[20]

19' 真<sub>2</sub>（臻舒合）：-èun 春旬醇匀沦[12]（非牙喉音）

再看下列韵母，它们看上去与阳韵的 -èaŋ、-ùèaŋ 似乎是平行的关系：先<sub>1</sub> -èan、先<sub>2</sub> -ùèan、

<sup>①</sup> 麦耘（1995）根据韵图推测，在《蒙古字韵》所表现的汉语音系中，知系（知照组）、娘母（不混入泥母者）和支韵的非组拼三等介音，其余声母拼四等介音。

<sup>②</sup> 宕摄三等舒声开口《蒙古字韵》标 -èaŋ 韵母，但八思巴字碑刻中或作 -jaŋ，如：gjaŋ 姜。除了形讹的可能，还有一种解释：由于韵尾的关系，其韵腹靠后，为 [a] 或 [ɒ]，连带其介音也偏后，听感上略似 [ɥ]。

<sup>③</sup> 第三节认可古江摄入声喉牙音字在萧韵是 [j] 介音，则若假设其舒声韵与入声韵平行发展的话，便可认为阳韵的喉牙音也是 [j] 介音。

<sup>④</sup> 杨耐思（1986）认为 èo 是表示阴性元音 ö，也合理。

<sup>⑤</sup> 庚韵的 5 个音节注音与东韵一样。除“雄熊”2 字外，东韵对应韵图通摄，庚韵对应梗摄合口。照那斯图、杨耐思（1987:151、163）为后者并列另一种转写，为 -j̄uŋ 韵母，但又加问号以存疑，并猜想这些字正由庚韵转入东韵的过程中。

萧 -*əaw*、覃 -*əam*、麻<sub>1</sub> -*əa*、麻<sub>2</sub> -*uəa*。但是，看它们的零声母四等：*jəan* 烟、*juəan* 渊、*juəan* 沿、*jəaw* 么、*jəam* 灰、*jəa*{噎}、*jəa*{齧}、*juəa*{悦}，有了 *jɿ* 还再加 *è*，其实是东、鱼、真<sub>2</sub> 的模式，而非阳韵模式。这些韵母中的 *è* 也应有特别的作用。

麦耘（1995）认为这些韵母中的 *a* 韵腹在 *è* 后面窄化，即高化（可写作[*æ*]）。这主要是从汉语语音发展史看，在当时的汉语音系中，这些三四等韵母的韵腹应比一二等的韵腹高。郑张尚芳（1998）同意这种推测，并以现代北京话 /*a*/ 音位在 *ian* 韵母中实际读 [ɛ] 来作类比<sup>①</sup>。这种窄化也属于一种同化：硬腭介音使低元音高化。它们包括以下 7 个韵母（*a* 亦笔者所添）：

- 6' 先<sub>1</sub>（山舒开）：-*əan* 篇展千羶[10]
- 8' 先<sub>2</sub>（山舒合）：-*uəan* 专全元沿[14]
- 9' 萧<sub>1</sub>（效，宕入开）：-*əaw* 貂嫫漂焦{雀}[10]
- 24 萧<sub>2</sub>（宕入合）：-*uəaw*{攷}[4]
- 12' 覃（咸舒）：-*əam* 潜[2]
- 13' 麻<sub>1</sub>（假，山入开）：-*əa* 车乜且惹{铁警哲屠列}[17]
- 14' 麻<sub>2</sub>（山入合）：-*uəa*{绝说月劣}[14]

以上 71 音节，其中已剔除第二节所列同韵母的牙喉音四等音节。不过，那些四等字也同样是元音窄化的，只是在本节不重复计算音节数而已。有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为何阳韵不发生元音窄化？第二，来自古二等的寒韵“-*əan* 间”和萧韵“-*əaw* 交”是否也是元音窄化？第一个问题或许可以用音变条件来回答：当 *əa-* 处于 -*ŋ* 韵尾之前时，元音不发生窄化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八思巴字在《蒙古字韵》里并不是一个自主的音系，只是为汉字注音，它的元音据其所注音的汉语音系的发音而定。至于元代蒙古人在说汉语时，会不会把阳韵中一些字的韵腹读成窄化，则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<sup>②</sup>。第二个问题要看这两个韵母的零声母字。寒韵：*jan* 晏、*jan* 颜；萧韵：*jaw* 坳{握}、*jaw* 擎{岳}。没作 *jəan*、*jəaw* 之类，是与阳韵的模式相同，故推测其 *əa-* 中的 *a* 不窄化。同样地，元代蒙古人会不会把它们读成窄化，跟四等字混淆，也要另作探讨。当然，如果认为《蒙古字韵》这部分 *è* 实为 *i* 之形讹，那就不是问题了。

下面猜测一下这些 *è* 后继元音变化的性质。据道布（1983:3），现代蒙古语有松紧元音的分别，其中 /*ɿ*/ 是紧元音（音系里无 /*y*/），而央偏后的 /*u*/ 和后部的 /*o*/ 都是松元音。能否假定元代蒙古语也是如此？如果认可该假定，则当 *u* 在 *è* 之后时，舌位前移，就不但是舌位变化，还是由“松”变“紧”。这跟前面假定的 *è*[*j*] 带有 [+紧] 特征对得上。尽管元代汉语的元音未必有松紧之别，但假设元代蒙古人说汉语时，觉得前高圆唇元音比后高圆唇元音“紧”，那八思巴字的这种拼法就能获得一种解释。现代蒙古语 /*a*/ 和 /*ɛ*/ 都是紧元音（音系里无 /*æ*/），故对 *è* 和 *a* 的组合无法作出同样的推测。不过，[*ɛ*/*æ*] 比 [*a*] 窄，正好对应于 [*j*] 比 [*i*] 窄，这无论在什么音系里都一样。如此若进一步假设元代蒙古语 /*ɛ*/ 比 /*a*/ “紧”，想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

## 六 清声母的紧张色彩

龙果夫（[1959]2004:200）指出，在八思巴字—汉字对音中，有带 *è* 的韵母配清声母、带

<sup>①</sup> 不过现代北京话只与《蒙古字韵》的先韵相似。两者范围不同。

<sup>②</sup> 即使那样读，也不会引起语音混淆，因为《蒙古字韵》里没有 -*èen* 或 -*en* 这样的韵母。

e 者配浊声母的现象。杨耐思（1986）对此有过初步研究。本节再捋一捋。

这个问题与牙喉音无关，因为牙喉音带 è 与否关涉三四等对立（已见第二节），所以本节只谈非牙喉音。《蒙古字韵》寒、佳、歌 3 韵无三四等，不论；除零声母外无三四等对立者，包括东、阳、鱼<sub>3</sub>韵，三四等诸声母字均带 è；先<sub>2</sub>、真<sub>2</sub>、麻<sub>2</sub>也都带 è；元音为 i 的韵母，包括庚<sub>1</sub>、支<sub>1</sub>、真<sub>1</sub>、尤、侵，非喉牙音字都不带 è<sup>①</sup>；支<sub>2</sub>非喉牙音也不带。如此，龙果夫（[1959]2004:200）所说的现象限于先<sub>1</sub>、萧、覃、麻<sub>1</sub>，列表于下（娘母多并入泥母，自立者极少。表中音节数前文都已统计。其中 a 为笔者所添）：

表 1 《蒙古字韵》è 和 e 与唇、舌、齿各声母配合表

声母	6"先 <sub>1</sub>	9"萧	12"覃	13"麻 <sub>1</sub> <sup>②</sup>	清浊与 è/e
帮	béan	bew	bem	béa	全清 2/2 (1/2)
滂	p'éan	p'éaw <sup>③</sup>	——	p'éa	次清 3/0 (3/0)
並	pen	pew	——	pe	全浊 0/3 (0/3)
明	men	mew	——	méa	次浊 1/2 (1/2)
端	den	déaw	den	déa	全清 2/2 (1/2)
透	t'en	t'éaw	t'em	t'éa	次清 3/1 (3/1)
定	ten	tew	tem	te	全浊 0/4 (0/3)
泥	nen	néaw	nem	néa	次浊 2/2 (2/1)
来	len	lew	lem	léa	次浊 1/3 (1/2)
精	dzéan	dzéaw	dzem	dzéa	全清 3/1 (3/0)
清	ts'éan	ts'éaw	ts'em	ts'éa	次清 3/1 (3/0)
从	tsen	tséaw	tséam	tse	全浊 2/2 (1/2)
心	séan	séaw	sem	séa	全清 3/1 (3/0)
邪	zen	——	——	ze	全浊 0/2 (0/2)
知照	džéan/džen	džew	džem	džéa	全清 2/3 (2/2)
彻穿	ts'éan	tš'éaw / tš'éw	tš'em	ts'éa	次清 3/2 (3/1)
澄床	tšen	tšew	——	——	全浊 0/2 (0/2)
审	s <sub>2</sub> éan	s <sub>2</sub> ew	s <sub>2</sub> em	s <sub>2</sub> éa	全清 2/2 (2/1)
禅	s <sub>1</sub> en	s <sub>1</sub> ew	s <sub>1</sub> em	s <sub>1</sub> e	全浊 0/4 (0/3)
日	žen	žew	žem	žéa / že	次浊 1/4 (1/3)
娘	——	——	ñem	——	次浊 0/1 (0/0)

表 1 中带 è 的与不带 è 的音节基本上互补，只有先韵、萧韵和麻韵各有一处（表中有斜杠者）出现对立。其中最后一处的 že 是照那斯图、杨耐思（1987:141）补充的，在宁忌浮

① 庚韵合口于喉牙音之外无字。

② 《蒙古字韵》麻开之 -e 韵母部分全部残缺，此处据照那斯图、杨耐思（1987:141-142、158）的补阙。

③ 照那斯图、杨耐思（1987:155）脱漏送气符号，今补上。

(1997:187)的补阙中不存在,可能是前者补错了;前两处是古照组与知组之别,也很可疑<sup>①</sup>,不过与本文所论无直接关系,今置之。这里暂且把它们都算上。

确如龙果夫([1959]2004:200)所言,清声母倾向于带è,浊声母相反。只有覃韵除一个音节外都不带è,这个带è的却是浊声母,按理这样唯一的例外是可以置之不论的。表中右栏括号外的数字计入覃韵,括号里的不计。若不计覃韵,清浊与è/e的比例是:全清12/7,次清12/1,全浊1/15,次浊5/8。次清几乎全带è(例外的是上面提到可疑的萧韵ts‘声母);全清多带;全浊几乎都不带;次浊倾向不明显,不带的略多。

要解释è在这里的作用,先得讨论另一个问题:《蒙古字韵》用八思巴字浊辅音对汉语全清,反过来清辅音对全浊,即所谓“清浊颠倒”。龙果夫([1959]2004:185)认为古官话的全浊音是吴语或部分湘语那种“不充分带音”的,实际就是清辅音带气声(“清声浊流”),而全清是弱的清音[b d],故与八思巴字有这种对译。全浊音是气声的说法可以成立(参朱晓农2010),而“弱清音”之说在学界的接受度则不高。

麦耘(2022b)受现代维吾尔语的启发(参王文敏、陈忠敏2011),推测八思巴字的浊辅音是内爆音。内爆音尽管是浊辅音,但其音色,以及与声调的配对(总是配高调)却跟清辅音相近,用来对译汉语的全清声母在听感上非常自然。事实上,在现代汉语方言当中,古帮、端母读内爆音[b d]不少见,如吴方言上海松江话(许宝华、陶寰2015:48)、粤方言化州下江话(邵慧君2007)和闽方言海南澄迈话(张惠英等2023:3)等。朱晓农(2018:43)把清声浊流称为“弛声”(slack voice),内爆音则归为“张声”(fortis voice)之一种。发气声音节时,气声门漏气,声门动力减弱,听上去会有松弛而低沉的感觉。相反,内爆音在成阻前有喉门紧闭的动作,在爆发的瞬间喉头下压,形成逆进气流,是一种比较紧张而高亢的发音。至于次清,即清送气辅音,其送气成分是一段无特定能量集中区的气流,换言之,就是[h]。雅可布逊等(Jakobson et al. 1981)给[h]定的特征是[+tense](紧张性),这对于送气成分也应是合适的。进一步的分析和定义尚有待于实验语音学家和音系学家的研究。

前文假设è带[+紧]特征,那么它常见于清声母,尤其是次清,而罕见于全浊,就易于理解了。清声母、尤其是送气清声母比浊声母紧张,所以倾向于用è;换言之,è在此表现了清声母、尤其是送气清声母比较紧张的色彩<sup>②</sup>。不过,清浊音节的音位区别还是在声母的主体,紧张色彩仅是羡余特征而已,所以用或不用è只是表现为一种倾向。

与此有关的,还有以下8个音节(它们所属的韵母,除-èim以外,都在第二节出现过):

①1”庚<sub>1</sub>: hèiŋ 兴<sub>三</sub>馨<sub>四</sub>亨<sub>二</sub>; 6”先<sub>1</sub>: hèn 轩<sub>三</sub>显<sub>四</sub>; 8”先<sub>2</sub>: hùèan 喧<sub>三</sub>绚<sub>四</sub>;

②4’支<sub>2</sub>: hèue<sup>③</sup>挥(漚)<sub>三</sub>; 5’真<sub>1</sub>: hèn 欣<sub>三</sub>; 10’尤: hèiw 休<sub>三</sub>; 12”覃: hèem 险<sub>三</sub>; 25 侵: hèim 歆<sub>三</sub>(该韵字一般为-im韵母)。

①是三、四等合流,②是三等读如四等(没有对应的四等字)。从第二节的角度说,这些是例外。它们有个共同点,就是声母都是晓母(h-)。现在不妨假设,[h]的紧张性质使三等

<sup>①</sup> 韵图的照、知两组到元代肯定已经合流,不应还分读不同音。《蒙古字韵》以旧韵书为工作底本(参宁忌浮1997:161以下各页),有可能误把旧韵书有而元代语音已经消失的对立个别地带进来了。

<sup>②</sup> 至于次浊(响音)声母,可参考现代汉语方言:吴方言响音分带气声和不带气声两套,后者数量少;属于湘方言的湖南东安土话全浊为气声,其响音声母不分两套,时而带气声,时而不带(麦耘2018)。

<sup>③</sup> 《蒙古字韵》原标作 sèue,罗常培、蔡美彪(2004:160)和沈钟伟(2015:193)都校其声母为h;八思巴字碑刻“挥”亦作 hèue。不过《蒙古字韵》另有“擘”也标为 hèue,暂存疑。



介音 [i] 易于变成 [j]。事实上, 晓母三四等字, 除了支韵里与“hèi 醢”对立的“hi 犧”和萧韵里与“héaw 晓”对立的“hew 噐”以外, 全都带 è<sup>①</sup>。

## 七 结 语

本文试图用统一的语音性质来解释八思巴字母 è 在《蒙古字韵》中为汉语注音时的各种用法。除个别例外, 大致是 5 种: ① 喉牙音中有韵图三等与四等有对立者, 代表四等带 [+紧] 特征的介音 [j], 与三等的 [i] (相对松的) 对立; ② 代表二等喉牙音开口字中与四等合流的介音, 即 [j]; ③ 在三、四等不对立的地方, 代表不分松紧、特征中和的硬腭介音, 涵括 [j] 和 [i]; ④ 表示后继的元音有变化, 可理解为变得较“紧”; ⑤ 表示清声母尤其是次清声母 (以及 [h] 声母) 所具有的紧张色彩。总归一句, 本文希望达到定义的周延性、统一性, 即: 《蒙古字韵》里的 è 字母首先表示音位上带有 [+紧] 特征的 [j] 介音, 有时在表现介音的同时发挥“紧”的特征, 有的情况下该特征是羡余性的, 不过在有的场合中松紧特征也会发生中和。

## 参考文献

- 道 布. 1983. 《蒙古语简志》, 北京: 民族出版社.
- 高本汉. [1940]1995. 《中国音韵学研究》, 赵元任、罗常培、李方桂译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黄笑山. 2012. 《〈切韵〉三等韵 ABC——三等韵分类及其声、介、韵分布和区别特征拟测》, 载《中文学术前沿》编辑委员会编《中文学术前沿》(第五辑) 第 83-92 页,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.
- 刘海阳. 2017. 《韵图三四等对立在现代方言中的反映》, 《方言》第 4 期.
- 龙果夫. [1959]2004. 《八思巴字和古官话》, 唐虞译, 罗常培校订, 载罗常培、蔡美彪编《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》(增订本) 第 181-220 页,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罗常培、蔡美彪. 2004. 《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》(增订本),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麦 耘. 1995. 《〈蒙古字韵〉中的重组及其他》, 载麦耘著《音韵与方言研究》第 77-88 页,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.
- 麦 耘. 2018. 《古全浊声母在湘南东安土话中的表现》, 载何大安等主编《汉语与汉藏语前沿研究——丁邦新先生八秩寿庆论文集》(下卷) 第 725-738 页,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.
- 麦 耘. 2022a. 《谈〈蒙古字韵〉与〈中原音韵〉的几个音系差异——兼论近代官话的“中原为中心, 南北为边缘”现象》, 《历史语言学研究》第二辑(总第 18 辑) 第 24-46 页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麦 耘. 2022b. 《中古音系研究框架——以介音为核心, 重组为切入点》, 《辞书研究》第 2 期.
- 宁忌浮. 1997. 《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》, 北京: 中华书局.
- 邵慧君. 2007. 《粤西茂名地区粤方言语音特点综论》, 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》第 1 期.
- 沈钟伟. 2015. 《蒙古字韵集校》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宋洪民、吴建伟. 2020. 《汉语语音史上的腭化说及〈蒙古字韵〉中 è 的性质》, 载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》(第二十五辑) 第 222-232 页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王 力. 1980. 《汉越语研究》, 载王力著《龙虫并雕斋文集》(第二册) 第 704-818 页, 北京: 中华书局.

<sup>①</sup> 郑张尚芳(1998)认为 hēiŋ、hēin、hēiw、hēim 中的 è 只是隔音符号, 以避免 h 与 i 相拼表示央元音的误会。其说固有理, 但不能解释其余几个音节。笔者暂时还是用统一的方式来解释。

- 王文敏、陈忠敏. 2011. 《维吾尔语的内爆音》，《民族语文》第6期。
- 许宝华、潘悟云. 1985. 《不规则音变的潜语音条件——兼论见系和精组声母从非腭音到腭音的演变》，《语言研究》第1期。
- 许宝华、陶 寰. 2015. 《松江方言研究》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- 杨耐思. 1986. 《近代汉语“京、经”等韵类分合考》，载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《音韵学研究》（第二辑）第220-233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- 张惠英、冯东梅、吴正伟. 2023. 《海南澄迈方言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赵翠阳. 2014. 《慧琳〈一切经音义〉韵类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照那斯图、杨耐思. 1987. 《蒙古字韵校本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。
- 郑张尚芳. 1987. 《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、介音、声调的发源问题》，《温州师院学报》第4期。
- 郑张尚芳. 1998. 《〈蒙古字韵〉所代表的音系及八思巴字一些转写问题》，载《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》编辑委员会编《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》第164-181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- 朱晓农. 2004. 《唇音齿龈化和重组四等》，《语言研究》第3期。
- 朱晓农. 2010. 《全浊弛声论——兼论全浊清化（消弛）低送高不送》，《语言研究》第3期。
- 朱晓农. 2018. 《语音答问》，上海：学林出版社。
- Jakobson, Roman, C. Gunnar, M. Fant, Morris Halle. 1981. 《语音分析初探（上）——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》，王力译，《国外语言学》第3期。

## The Phags-pa Letter *é* in *Mengguziyun*

MAI Yun

**[Abstract]** The Phags-pa letter *é* is regularly used in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Chinese pronunciations in *Mengguziyun* (Mongyoltshi'uin in the Phags-pa script). In this paper, we summarize five usages of *é* within a unified view,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(1) the letter *é* stands for the Division IV medial [j] with the feature [+tense], which is distinct from the Division III medial [i], when there is opposition between Division III and Division IV rhymes with velar initials in the Rhyme Table; (2) it stands for the medial [j], where Division II rhymes with unrounded vowels and velar initials converge with those of Division IV; (3) it stands for the palatal medial,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medial is [i] or [j], when there is no opposition between Divisions III and IV; (4) it indicates subsequent vowel assimilation,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increasing in tenseness; and (5) it indicates the tense timbre of the voiceless initials, especially the aspirated voiceless initials (and the initial [h]).

**[Keywords]** Phags-pa letter *é* medial in Division IV Division II rhyme with unrounded vowel and velar initial vowel assimilation tenseness

（通信地址：221116 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）

【本文责编 吴雅萍】